

# 岭外经年，肝胆孤光自照

□本报记者杨湘沙 文/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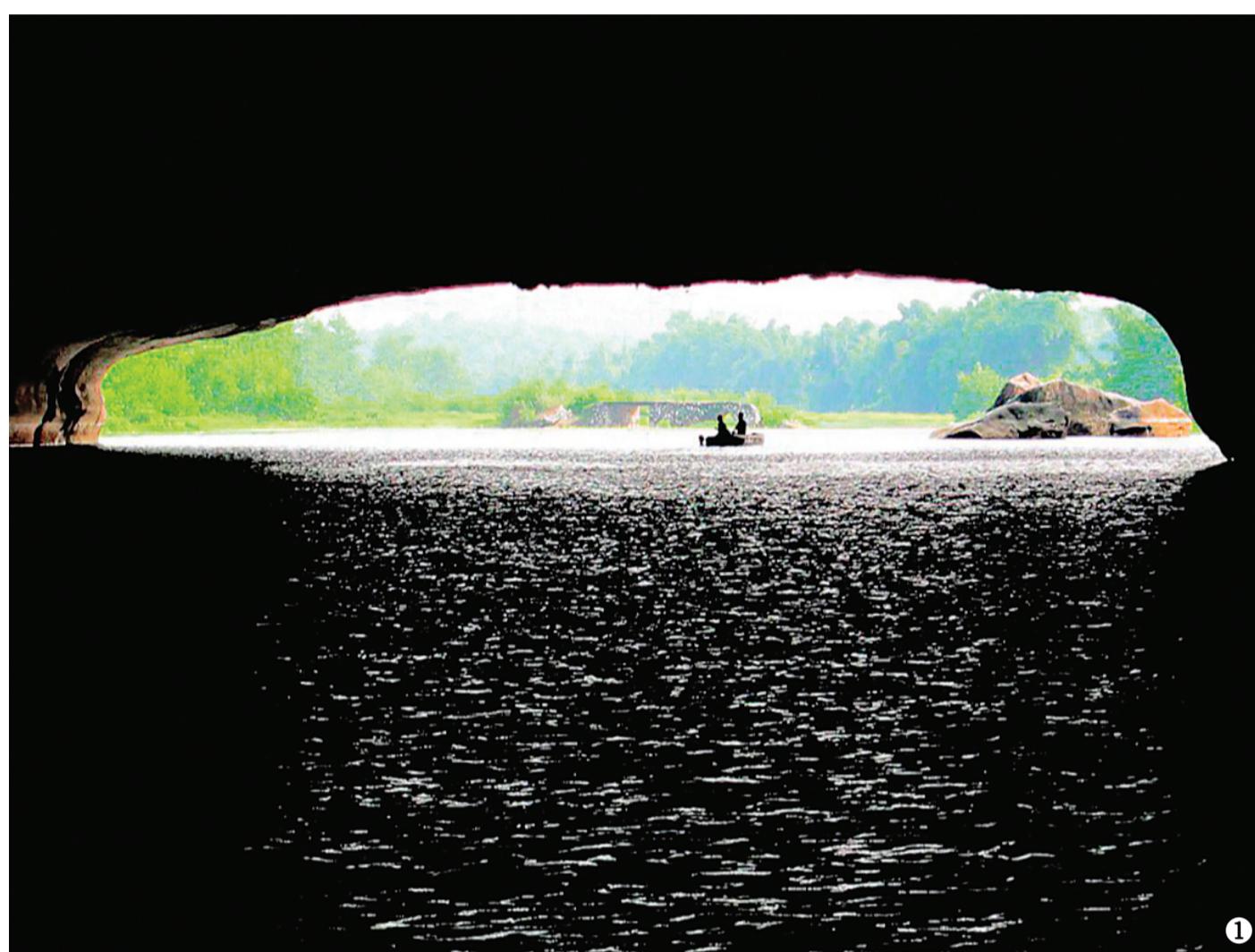
站在范成大的肩膀上，周去非达到了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。他借用了许多范成大的《桂海虞衡志》内容，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他的《岭外代答》凭借更翔实的内容，稳稳地站在了广西风物志记录的顶端。近千年，无人能出其右。

《山海经》固然地位超然，对于广西人或者桂林人来说，《岭外代答》明显更接地气，你想知道千年前广西和桂林人的生活方式，这本书不会让我们失望。

《岭外代答》初看布局略显琐碎，没有宏大的叙事来剖析当年的社会现象，只是宛如一组组记忆碎片。但就是这些记忆碎片，把它们合在一起后，一幅精美的桂林风土人情画面就活生生地展现在了你的眼前。这些碎片，你可以随处安置，任意排列，但每一种操作之下，都会有不同的观感，唯一不变的，就是它的真实和接地气。应该说，这是现今桂林人了解老祖宗生活方式最好的途径之一了，如同读一卷完整的《桂林清明上河图》，这种感觉甚至是看《清明上河图》都无法企及的。

看图，确实美轮美奂，令人陶醉其中无法自拔。但既成的图像，会限制人的想象力，只有文字，才会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构建出自己的想象，可以让思维无限发散，天马行空，乃至无穷无尽。这就是文字至今无法被替代的魅力。

讲桂林那些事，不多聊聊《岭外代答》，委实有些可惜的。



女伴，女伴知其谓谁，亦歌以答之……”这一刻，周去非心中的澎湃之情估计也是挥之不去的，甚至还可能带点伤感，毕竟他来桂林任职，带了家属还是未带家属，我们不知道，即使带了家属，三更半夜的，他也未必方便带到现场，而从行文来看，周去非参加这种活动，还不止一次两次。

也可能是这种和当地百姓打成一片的作风，让周去非在灵岩的描述上，有了和范成大完全不一样的视角。从字里行间，记者想起也是看出了周去非在灵岩一事上的自得。

这个好理解，毕竟周去非当过灵川县尉，甚至还代理过县令，所以，范成大也好，张孝祥也好，他们极力推崇的融州老君洞、桂林龙隐洞，和灵川的灵岩相比，皆是落了下风。这个灵岩，只有周去非去过。在周去非的心目中，真正有岩有水还有龙迹的圣地，非这里莫属。讲一个岩洞，周去非用去这么大的篇幅，足以说明灵岩对周去非的一般意义，这可能也是周去非到灵川这个算是偏远地方任职的心理安慰吧。

灵川离桂林三四十里，灵岩离灵川还有二三十里，能找到这样一处世外桃源，周去非离家千里谋前途的弱小心灵多少还是应该得到了一些慰藉的。今天灵岩依旧在，也有人叫龙岩，还有很多桂林人去打卡，记者也数次去那里体验。不管是灵岩还是龙岩，此处美景总让记者沉迷其中，但外地游客就很少，也不知这是福还是祸？不过我们至少知道，当年的周去非，并非一个只知断案的直男，至少他对美好事物的鉴赏能力，未必输给范成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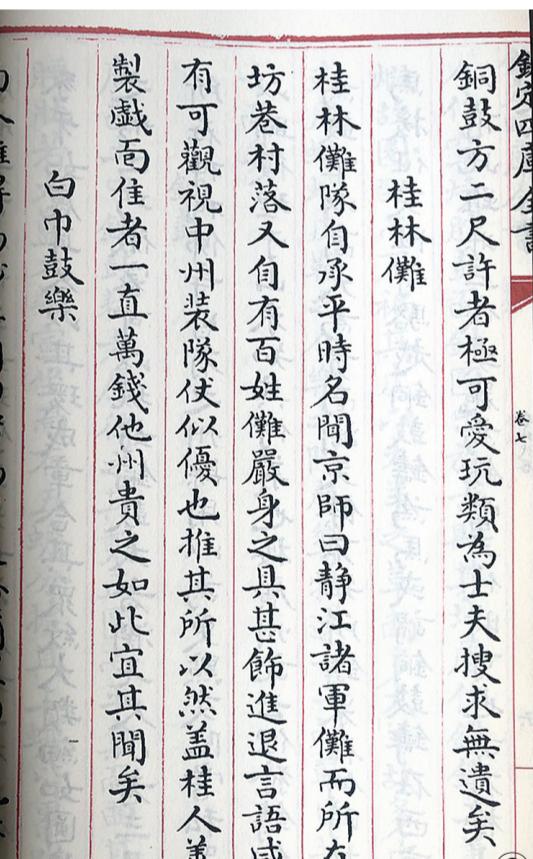
因为去现场，周去非关于灵岩魅力的描述记者完全能够理解。俗话说，美人迟暮总令人伤感，但今天的灵岩，完全看不出这种哀伤。青葱岁月，似乎连皱纹都没多一条，光滑的龙脊龙鳞，光亮甚至更胜往年。

灵岩是一件让人确认的远古遗迹，至今仍在，而周去非笔下的“癸水”却又让人黯然神伤。周教授记录到：“滴水自癸方来，直抵静江府城东北角，遂并城东而南。”这里周去非引用了一些之前的风水理论，说“赖有癸水绕东城，永不见刀兵”。这种说法，从汉朝到唐朝后又五代十国乃至宋，就如我们之前聊过的那样，基本都是事实，桂林没遭受什么兵灾。哪怕轰轰烈烈的侬智高造反，广东广西打了三圈，临到桂林时，却毅然南撤回到了南宁，这也算是应了前人说法。

但风水轮流转，到了元朝、明朝乃至清朝，桂林城癸水的护佑功能，似乎就丧失了不少，但有兵起，桂林城往往很难独善其身。这是为什么？这个我们后面再聊。不过，周去非提到的这个癸水，记者一直还没搞懂在哪里。是以前的朝宗渠吗？和当时桂林城的癸水门有关吗？

按周去非的说法，癸水之前被当地居民占地，是范成大来了之后才重新疏浚打通的，而且明确就是从城西过来在伏波岩下汇入了漓江。今天桂林的地理，已经丝毫看不出有这种痕迹，但在当年，周去非是亲眼见过癸水的。对于只能用神迹解说的事情，这未尝不是在委婉地表达一种合理性？也是挺有意思的事情，幸好都被周去非记录了下来。这当然是桂林人的幸事。

周去非关于桂林的五十条，碍于篇幅所限，我们不可能在这里一一解读，但仅从之前所聊的那些事，我们至少也能看到周去非对桂林和广西的感情，也能感觉到古人的治学态度。时局和空间认知所见，我们未必能完全真实地认知这个世界，这个时候，像周去非这样的记忆碎片，反倒是最能反映当时实况的宝贵资料，也是目前条件下，最理智的选择。所以，就《岭外代答》，我们是可以向周去非致敬的。



## 本欲乘风归去

范成大的《桂海虞衡志》只有三卷，这和范成大承担的职责有关，他是当时的广西老大，所要关注的热点不可能仅限于广西的风物。而周去非不同，他只是灵川县的县尉——还在古县也就是永福的百寿任过职——受范成大之邀来桂林，他只需把注意力放在一个小地方就够了，富余精力十足。所以，他的《岭外代答》能写出十卷，就一点都不奇怪了。

周去非的《岭外代答》说是回乡后不厌其烦乡亲们对于岭南的好奇，懒得一一回答写本书让大家自己体会，实际上未尝没有炫耀的心态在内。问题是他的炫耀，炫耀得有技巧，大家都佩服得不要不要的。

他的书里也犯了些小错误，但瑕不掩瑜，对于中原发达地区的人来说，有些奇闻逸事，足以胜过任何综艺节目，当然，你得识字；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，这是堪比《山海经》的奇书。

《岭外代答》总共十卷，原本分二十门，四库全书编撰时，由于历来都靠手抄流传，此时已经遗失了一门。各门类下所录存的条目共有二百九十四，涉及内容众多，其边幅、法制、财计等甚至能作为正史的补充，价值很大。当然，这十卷《岭外代答》，周去非的视野不可能仅局限于桂林地区，记者草草翻阅一下，能数出和桂林相关的条目却也接近半百之数——有心的读者完全可以做个精细的统计，甚至单独陈列出来，展于今天的桂林人或者外地游人面前，也不失为一件妙事。

周去非一开始，先把广西的来龙去脉捋了一下，从秦朝征伐岭南开始，一直捋到了南宋，讲述了广西老大安撫经略使的来历，记录了桂林之所以成为广西西府的时间点以及主要原因。所谓以地理位置为纲，纲举目张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？

在这个被周去非划入“地理门”的部分里，我们知道当时的广西有二十五个州，其中和境外接壤的边州有十七个。而静江府下面的属县，有一半和未完全归附的瑶峒少数民族地区相连。

这件事应该说明了两个问题：一是当时官府并未完全掌控境内所有地区，在那高高的山林里，到处都安排着瑶峒少数民族的宿营地，而且，这些瑶峒们，实际上才更是这片土地的原居民。第二个问题，在皇权不下乡的当时，如何与这些原居民搞好关系，让他们也成为纳税户，成为兵源，是每一个经略使都要花大力气考虑的事情。所以，此后不同长官出台的不同政策，其出发点，我们也大概知道了些端倪。不论是我们之前聊过的陈尧叟们推广苎麻种植，还是李师中们修缮灵渠，抑或范成大们致力于马纲盐政的改革，背后都有这样的考量。

这也是南宋来桂林任职官员和北宋时的主要区别：北宋时崇尚武力解决问题，而南宋就温柔多了，大部分都是读书人来管，因此，不光是民生得到极大改善，教育水平也获得了空前提升。

比如说周去非在广西六年，起码有将近四年时间是在教授任上，大抵相当于教育局长兼讲师的位置。有周去非这样的教授，加上张孝祥、范成大、张栻这样的学术派领导在，南宋时期不说瞬间达到桂林教育的高峰，但留下的影响力，埋下的读书识字的火种，后来也一直烧得旺盛。有人说，到得明清时期，桂林地区的科举和学术成就，已经不输江浙一带多少了，这里面能说没有周去非的功劳？

周去非在《法制门》的“试场”条目里，提到过当时考试的一些具体规定，也算是一些独特的专门为岭南地区人才不足所制定的专门政策，有点类似于我们以前的定向培养生。因为有单位接收，单位可能还有补助，考分就可以略低。这件事的意义在于，不至于一条分数线，就卡死了很多有自己独特能力的考生。比如按周去非所记，南宋时就专门设了考断案和法律法规条文的五场考试，当中，断案和法律条文占了四场，经义考试只占总分的五分之一，这是多么有意思的事情。当然，更有意思的是，“唯静江士子，不屑就焉”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来说，意思是：我考清华北大的水平，再不济也是个重点大学的实力，哪需要定向培养生的名额？丢不起那人。这说明，当时整个广西的学习水平普遍还比较低，但是，桂林除外。哪怕考场就设在静江，由办公大楼设在桂林的漕司负责考试事宜，哪怕考上后，立马就能当上基层官员，威风八面地协助主官断案，桂林考生还是看不上眼的。要考，高低还是要去京城的，要让皇帝看到我的本事，“故数有登科者”。

如前所述，二十五个州，广西看上去是地大物博了，当时连海南岛都属广西，今天广东境内的茂名、湛江部分地区，也都在广西辖下。但周去非也指出，当时吃空饷的地方颇多，甚至广西州时，“有废二州而仅成一县且或为镇寨，或废一州并入近县者”。对此，周去非是颇有些看法的，“昔之为州，无乃强名乎？”大意就是为了版图好看，强立州县，结果前朝时广西“山川旷远，人物稀少，事力微薄，一郡不当浙郡一县”，怎么干活？南宋并州后，我们知道，局势有所改变，挂一个空名头没事可干的州官少了，这样一来，朝廷和地方的负担也是有所减轻的，这当然是个进步。

这些记录还有不少，比如“定拟”，比如“摄官”，比如“常平”仓，都是周去非对正史未到之处的有益补充，我们也因此约略知道了南宋时，桂林士子们的上

升渠道都有哪些了。

## 琼楼玉宇不胜寒

说完了稍微严肃一点的话题，我们下面可以聊点轻松的了。

比如我们之前聊到过的静江周边农民不懂伺候耕牛的事情，周去非在这《岭外代答》中记录得很清晰：“静江民颇力于田，其耕也，先施人工踏犁，乃以牛平之。”

这句话里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：第一，农民已经会使用犁来耕田；第二，农民还没真正意识到牛的生产力有多强，反而担心一不小心把牛给干趴下了。周去非可能没亲自耕过田，但好歹在江浙一带见过牛是怎么干活的呀。询问原因，才知农民“惜牛耳”，再问下去，知道根本原因在哪了：“牛自深广来，不耐苦作。桂人养之不得其道。”平时都是放养，从不喂精饲料增加营养，夏天放水中，冬天藏岩洞，跟江浙人完全不是一个套路。又想牛儿壮，又不给牛儿吃好，哪有这么便宜的好事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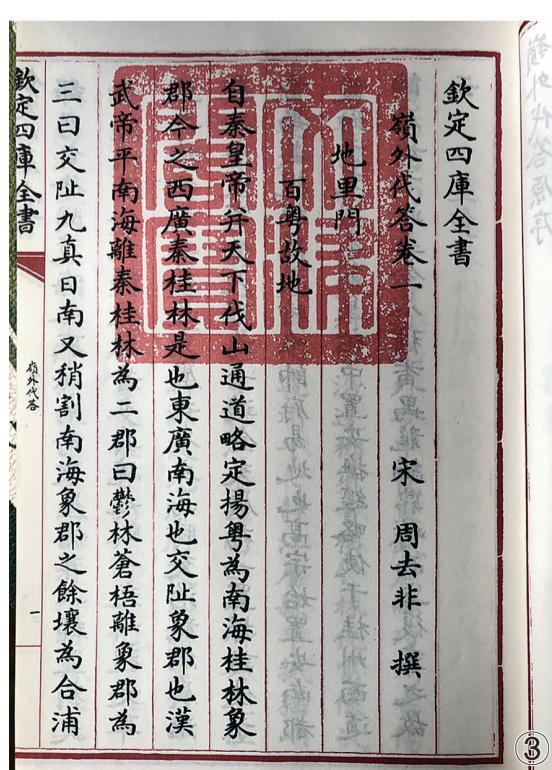
可以说，周去非在改善农村畜力方面，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，如同活字印刷术的出现，彻底改变了读书人书贵少的尴尬局面。

当然，“椿堂”的记录，不能称作周去非的贡献，而只能说他如实记录了当时桂林百姓处理稻谷的方式之一：“静江民间获禾，取禾心一茎藁，连穗收之，谓之清冷禾。屋角为大木槽，将食时，取禾槽于槽中，其声如僧寺之木鱼。女伴以意运杵成音韵，名曰椿堂。每旦及日昃，则椿堂之声，四野可听。”

听上去充满了劳动人民劳作时的快乐。然后问题来了：这椿堂椿的是什么米？连稻穗稻秆一起椿的吗？记者鲜于乡间劳作，还真弄不清这东西弄出来怎么吃。不过你要是说乡下椿耙耙，那倒是似曾相识的，不过，就没周去非说得这么有音韵了。

这样的记录有很多，比如“送老”一篇里，讲述了岭南人嫁女，那是要盛装唱山歌的，“静江人倚《苏幕遮》为声”，说的是桂林人唱的是《苏幕遮》的词牌曲调。这《苏幕遮》，记者是没听过的，但有心人可以找老艺人问问，说不定，他们还能哼出这千年前的调调，或许和刘三姐的山歌，又是不同的韵味？但一定让人浮想联翩。

周去非说这些歌“皆临机自撰，不肯蹈袭，其间乃有绝佳者”，这不就是唱山歌时的脱口而出、临场发挥嘛。能得到周教授的如此赞誉，那还真是不简单。当然，更绝的还是后面，“送老皆在深夜，乡党男子群往观之，或于稠人中发歌以调



图①：灵岩的独特，真的被无数人低估，颇有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味道。

图②③：四库全书版《岭外代答》  
内页